

冯渊专栏·原乡物什

信笔扬尘

风雅颂

## 围裙·棉花

围裙不只是炒菜烧饭时避免弄脏衣服的物件，它还有很多作用。

漂亮的围裙，单是围裙带上就有精致的绣花，姑娘家将许多安静的时光，留在那些细密的针脚上。

这种围裙是陪嫁的，用的是上好的家织布，染成深蓝色，还配有银饰，闪亮的银片挂在肩带上，系上围裙，不像是下厨，而是去参加一场盛大的宴会。

同为陪嫁的，被面上牡丹花盛开，被单是粉红的。箱柜盆桶，一律漆成大红色，喜气。连马桶都是通红的。土坯房，土砖墙，土地面，土房子里摆放上鲜红的家具，新人穿上鲜红的衣服，日子仿佛一下子鲜亮起来了。

只有围裙，从未见过染成红色。新婚次日起来，新娘就换成了蓝色的衣服，到村中的水塘里洗衣服，回到门口，将绞干的衣服摊开晾晒。她将袖子挽得高高的，露出长长的胳膊，塘水将她的手和胳膊冻得通红。她麻利做完这一切，穿上蓝色的围裙，就下灶间去了：不是带有银饰的深蓝色围裙，那件藏在箱底，她穿的是一件普通的灰蓝色围裙。

村中妇人穿的围裙，是用来保暖、挡灰的。去菜园，可以挽起来装黄瓜茄子豆角，去地里，可以装棉花。

日子越往前过，鲜艳的颜色越少。灰蓝色的围裙逐渐变成了蓝黑色的围裙。上面有米饭菜汤痕迹，有孩子的尿尿痕迹。

日子太稠密了，鸡飞狗跳的，没有细密沉静的时光来处置。那个捏绣花针的姑娘，退到时光深处去了。刚洗完碗筷，在围裙上擦干净手，圈里的猪饿了，在哼哼，孩子跌倒了，在哭叫。男人扛着大铁锹，到稻田里放水去了。

做围裙的是家纺的粗布，粗布来源于村边地里的棉花，饱满、松软、洁白，在阳光里积蓄温暖。女子摘棉花，纺线，织布，染色，最后做成围裙。这个过程很长，女子在劳作中得到了一些安慰，怀了很多憧憬。从打棉花钵开始，到整枝，再到棉花开出白色的、浅黄色的花，那像芍药一样的鲜花，由黄到红，由红到紫，在田间劳作，这些花朵是女子温柔的伴侣。

吾乡是棉花产区，沙洲上栽了数千亩棉花，几万亩鲜花盛开，是美好的景观。

种棉花就是要它结棉桃，先要留果枝打叶枝；等果枝长好，要去掉主茎，尽可能多发果枝；过一段时间，再去掉那些不会结果的枝节；花开桃结之后，再剪除老叶空枝。

种棉花不像种水稻，不必在酷暑季节“双抢”（抢插抢收），但一趟趟深入棉花地整枝，活不重，也十分辛苦。整枝，是为了多结桃而控制棉花的生长；女人在田间劳作，不断剪除活泼的念想，留下的多是沉重的责任。

女人心里藏着几亩地的棉花，从夏末到初秋，要在棉花地里一棵一棵抚摸过来。男人很少做这些活。小孩子从学堂放学回家，也会来帮忙，但往往分不清叶枝和果枝，干活总是不得要领。女人说，回家去吧。她自己一个人在棉花地里越走越深，最后完全被棉花棵淹没。

摘棉花，更辛苦、寂寞。棉桃高高低低，手眼并用，有收获的喜悦，也有劳作的艰难。开出雪白棉花的棉桃，轻轻一摘，就软软的落入掌心。有些皱缩着、拧巴着，藏在棉桃里没开出来，要生拉硬拽；有些死在棉桃里面，是黑黑的一团。

《采苧》里说：“采采采苧，薄言裙之。采采采苧，薄言裙之。”裙，一手提着衣襟兜着。裙，兜入衣襟并将衣襟系在腰间带上。女子在棉花地里，用围裙兜住摘下的棉花，围裙的一角系在腰间，就是“裙”啊。几千年了，人类一直这样劳作，生活。

围裙里兜满了棉花，送到地头的大包袱皮里，再走向棉花地深处，一趟一趟。女人想，开得好的要送到收花站买最好的价钱，中等的留下来纺花织布，勉强拉扯出来的，有黑头的，轧花之后也是雪白的，可以打棉絮，做棉袄，一家老小的冬天，就靠这些等外品的棉桃了。

收花站的棉花堆成了山。这不是运用修辞，是真的一座棉花山。如果是一包稻子，必须男人扛；棉花包，女孩子就能扛上山。累了，她们就在棉花山上歇一会，休息片刻。那是安慰劳碌的最好时光，坚实的大山，温柔的怀抱。

做姑娘时，围裙带要绣上淡蓝色的花，鞋垫要绣上牡丹。做了妇人，衣服总是灰蓝二色，围裙也是蓝黑色。她们喜欢鲜艳华丽的牡丹，对自己，却选择了黯淡的色彩。

新围裙浆洗过，挺刮刮，散发着棉花和米浆的气味。那时，她肯定没有想到，那些柔和的棉花变成了围裙的一角，有一天，她会用围裙的一角来擦源源不断涌出的泪水。

她们穿着灰蓝色的围裙，急匆匆地像是去见一个重要的人，路上遇到村子里的熟人也不打招呼，那就肯定是要去坟地上了。村子里的男人受了委屈，打架、喝酒，睡一觉，似乎什么也没发生。女人遇到难为情的事，默默忍受，不言不语，憋不住了，就去坟头。

有人放声号哭，暮色里，天空散尽了它的光辉，田埂上，这种悲苦的长号，其他的妇人听到了，满嘴都是苦味。她一定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太深的苦痛，需要从喉咙深处，从胸腔里，刮起扫荡痛楚的飓风。

有人低声哭诉，撩起围裙的一角，拭泪。是不是妯娌之间的矛盾，婆媳之间的冲突，她没有一个是细致耐心的丈夫听她唠叨，只有到亲娘的坟头诉说。

有的是拖长了尾音的咏叹，像唱山歌一样，心底有许多苦水，一直憋着。不能遂愿的事太多，日子过得苦巴巴的，许多苦楚没法说出口，没法跟身边任何一个人倾诉，只得用灰蓝色的围裙将自己包裹起来，低低地跪伏在坟头，跟那个永远不会说话只会倾听的逝者言说。

她们用最原始直接的方式，化解日常生活里琐碎、难堪的烦恼。

时光黯淡的时分，在孤零零的坟头，哭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暮色四起，村庄炊烟飘过，她才急忙起身，用围裙擦眼泪，一家老小的夜饭还要等她回去烧。

冯渊，望江人。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教研员，正高级教师，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2022年起，在《文汇报》《解放军文艺》《上海文学》《散文海外版》《美文》《飞天》等报刊发表作品近二十万字。

重返故土，旧日痕迹已被光阴轻描淡写地抹去；祖父迁居新筑的平房，旧宅转身为抹客的暂栖所，菜园在时光的遗忘中野草蔓生。周遭零落的碎砖断瓦，正如我心间未及清理的情绪，被尘埃覆盖，隐匿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哀愁。

我四处寻觅，那木柜，儿时心目中的宝藏箱，庞大而神秘……

因父亲疾患，生活重担落于母亲柔肩，懵懂的我便在亲戚间漂泊。记忆中，与祖父相伴的日子最为深刻。面对变故，孩子的无助与惊慌，唯有泪水是无力却直接的抗争。

祖父的宅与我邻，后院小径相连，成了我情感的避风港。不安与陌生让我变得乖张，每念及双亲，便捶打紧闭的木门，回应的仅是沉闷的回响与指尖的疼痛。祖父腿脚不便，只能在吱嘎作响的竹椅上，透过老花镜，一边编织着生

活的琐碎，一边默默守望。

泪尽之时，我悄悄抹去痕迹，躲在门后，以沉默对抗世界的冷漠，守护着童年的尊严。这时，祖父会以他独有的方式回应：皱纹里藏着笑意，缓缓起身，以温暖的怀抱接纳我的所有委屈。他坚实的臂弯是我安全的港湾，每一步都稳健而温柔地踏在岁月的尘埃上。

祖父引我走向那雕花木柜，岁月赋予它一抹朱红，六扇门扉轻启，戏剧人物在木纹间跳跃，生动演绎着古老的故事。铜把手如叶脉，轻抚间仿佛唤醒了沉睡的精灵。柜内，不仅藏匿着日常的琐碎，更是祖父变魔术的舞台：竹蜻蜓在空中划出童年的弧线，小水车低吟着岁月的歌谣，而那栩栩如生的蝈蝈，则是祖父指尖跳跃的生灵。

因祖父的胃疾，餐分而食之，木柜成了保留我专属味道的秘密花园。放学归来，那熟悉的吱呀声，混杂着木香，开

## 听风

王吴军

喜欢听风。风过大地时，发出的一阵又一阵的声响，总是让我心动。

风起的时候，尤其是走在外面，静心倾听，刚才还是一片静默，不经意间，耳边已是风声涌起。刚才还是风平浪静，忽然，就起风了，树枝开始摇曳，头发和衣衫也被风吹动了。不一会儿，风渐渐大了，耳边有了清晰的呼啸声，若是风起云涌，那么，一场雨就会说来就来。

那风，从小到大，大的时候呼呼作响，风不停地走着，吹拂着，不一会儿，就会偃旗息鼓，变成了时光静好。风在世間万物之间自由地徜徉，演奏出了无拘无束的乐章，这正是听风的妙处。

我喜欢听风，尤其喜欢一个人站在屋檐下静静地听风。那一刻，心中的一切烦恼都会随风远去，天地之间，只有风的吹拂，再没有人生的纠缠和喧嚣。安静地倾听着，不说话，就已经格外美好。

听风，是忙忙碌碌的心灵在寻觅一份安慰。风声里，似乎弥漫着自己内心的呐喊。快乐也好，伤感也罢，彷徨也

好，欣然也罢。听风的那一刻，只想让一切都随风化成飘洒的雨，尽情拥抱未来的日子。

听风，是渴望倾诉的心灵在寻觅一个朋友。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各种各样的目光，各种各样的表情，渴望能有一个与自己真诚面对。痛苦的日子里，哭，也是独自哭，快乐的光华中，笑，也总是独自笑。听风，可以让全世界都与自己一起或哭或笑，自己是快乐的，风就成了快乐的，自己是温暖的，风就如自己所愿，温暖了整个身心。

听风，是奔波不停的心灵在寻觅一份愉悦。脚步不停地奔波，时间久了就会感到疲倦和烦躁。听风，让自己的心灵自由放飞，让思绪在风里尽情撒欢，风声可以吹走疲倦和烦躁的尘埃，还自己一颗轻盈的心灵。

听风，是让自己的心灵倾听一首无比美妙的乐章。宫商角徵羽的清音，都在随心而发出动人的声响。想听博大的，风里有天地俱澄澈的清音，也有欲穷千



雅鲁藏布江（剪纸画）

刘思远

作

灯月闲话

## 古人的“冰箱”

赵锐

在现代生活，几乎家家离不开冰箱，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古人也有自己的“冰箱”，只是它有另外的名字——冰窖。

所谓冰窖，就是一种存放食品和冰块的容器，湖北随州出土的制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曾侯乙铜鉴缶，是我国目前可见的最古老冰窖。曾侯乙铜鉴缶的外层为方鉴，内层为方缶，在方鉴和方缶之间的夹层中放上冰块，然后再在方缶中放入食品，就能冰镇和保鲜了。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冰窖进行改良，在上方添加了一些气孔，这样凉气从孔洞流出，继而在室内发散，可达到我们现在开空调的效果。

可是，炎炎夏日，哪里来的冰块呢？古人当然没有且不会使用氟利昂，他们制冷采取的是“冬冰夏用”策略，也即于隆冬时节，采集冰块，藏在冰窖中，等到

来年夏天，再取出来放入冰窖使用。

据《周礼》记载，周朝已有专门负责采冰的官职——凌人。凌人冬天带领工匠们采冰，藏在阴凉的地下冰窖之中。为防止冰块融化，他们会铺和盖上芦苇、稻草、树叶等隔热材料，不过，即便如此，冰块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融化一部分，故而在他们采集冰块时，一般要采集实际用量的三倍以上。

除了冬天采冰，凌人在其他季节也有相应工作：自春天起，检查冰鉴，将食品存放其中；祭祀时，提供冰鉴，以存放祭品；大丧时，提供冰块以使尸体不腐；周王赐冰时，处理相关礼仪和冰块交割事宜；秋天，清理冰窖，为即将开采的新冰腾出空间……

古人敬畏自然，不仅对藏冰、取冰的

时间有要求，而且还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藏冰时，要用黑公羊和黑黍子等祭祀，以求司寒之神保佑；取冰时，要在门上挂桃木弓、荆棘箭，以消除灾难。而天子赐冰，亦是声势浩大，得到冰块赏赐的臣子们，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云：“伏以颁冰之仪，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来表特异之恩。”侧面可见，因采冰、藏冰等工序复杂、成本高，冰块在古代可说是一种奢侈品。

当然，随着采冰、藏冰方法改良，甚至制冰技术的出现，冰块逐渐从王公贵族府邸，飞入寻常百姓家，各类冰饮——紫苏饮、木瓜汁、鹿藿浆、苦水、姜蜜水、荔枝膏水、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给人们的味蕾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冰爽刺激。到了元代，人们还将果酱、牛奶等加入冰沙之中，发明了深得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喜爱的冻奶，看看这工艺，这配方，多像冰激凌！

冬天的冰很寻常，可是想要把冬天的冰保存到夏天当“冰箱”用，可就不太寻常了。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古人智慧之博大精深。

“因园，进屋坐。”祖父颤巍巍的身影，映照出岁月的痕迹。我连忙上前，搀扶他坐下，心中五味杂陈。

此行因传统节日“做节”而来，祖父已无力操持，轮到父辈接手。整理木柜时，发霉的菜干、变质的食材，成了祖父无奈的叹息。临别，祖父依旧坚持从柜中取出零食，尽管大多已过期，却满载着不舍与关怀。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 陈挺松的诗

雏狗

一团雪白逐人来，撒泼欢腾上瑶台。因来只在花中卧，管他雨散与云开。

晒书

读书不成行，夜雨湿华章。清风翻黄页，字字仰天光。

笼中

朝驾长车晚随风，日日浦西复浦东。去时昨夜星未落，归来微雨洒长空。长恨此躯非我有，心在山野身在笼。幸有青瓜堪摘取，隔篱送与邻家翁。

楼上

夜半微雨过，清风上楼东。墙上数枝绿，盆中一点红。旧巢归稚鸟，新月隐长空。笼中长毛兔，灯下白头翁。

客来

有客上漏台，江南花正开。晴光催新韭，春风生绿苔。采芽煮菜果，举杯且开怀。欢言得所憩，白云去复来。

秋日游宜兴竹海

修仙何必上终南，竹林无处不深山。云邀绝顶三千客，水绕长庭一味禅。

月夜

一弯新月出天门，几处寒梅对黄昏。更有闲情灯下坐，翻弄竹笛两三声。

秋日游楠溪江

流连楠溪不觉长，一湖秋色半湖光。欲借扁舟奋然去，此山无处是吾乡。

过池州杏花村

才道诗意为无痕，风雨又过杏花村。烟笼惟余山与影，开怀尚需酒一樽。

自画像

不占鳌头不入山，不宣佛号不坐禅。皮囊一副骨三两，只问苍生不炼丹。

## 韩久安的诗

古镇黄泥

斑驳的时光歪歪斜斜  
小巷深处，吆喝声依旧  
蝉鸣时断时续，秋意垫伏云之外

风早已越过夏天的阡陌  
那棵百年樟树，摇动的影子  
落在小窗的梅花格里

秋千荡起时，有着宋词的味道  
那个不再年少的  
花衬衫，正在镜中生锈

一株无人问津的香草  
守在夜空下  
等待，流星划过

雪湖之夜

蝉鸣未歇，夜风又起  
歌声随风拂动树影

月光淡如湖水，坠落湖水的  
星星，光洁而丝滑

相思的涟漪  
那是谁的梦中笑唇

一些词语  
在一首诗里 蠢蠢欲动

烟波起  
那朵美人蕉又开了

骑行

蹬车骑行  
我成了一阵风  
山在远处，水在侧  
云水相伴，一路向前  
花团锦簇的野人寨  
象今河风千年  
车水马龙的西河桥头  
粽子、发糕、水糍巴  
交替着人间烟火气的喧嚷  
行程归处的雪湖  
让敛翅的灵魂  
登上文章千古的舒台

骑行者在路上  
是风、是雨、是歌  
是潜水在水  
是潜龙在渊

## 祖父的木匣

林绮绮

祖父的宅与我邻，后院小径相连，成了我情感的避风港。不安与陌生让我变得乖张，每念及双亲，便捶打紧闭的木门，回应的仅是沉闷的回响与指尖的疼痛。祖父腿脚不便，只能在吱嘎作响的竹椅上，透过老花镜，一边编织着生

活的琐碎，一边默默守望。

泪尽之时，我悄悄抹去痕迹，躲在门后，以沉默对抗世界的冷漠，守护着童年的尊严。这时，祖父会以他独有的方式回应：皱纹里藏着笑意，缓缓起身，以温暖的怀抱接纳我的所有委屈。他坚实的臂弯是我安全的港湾，每一步都稳健而温柔地踏在岁月的尘埃上。

祖父引我走向那雕花木柜，岁月赋予它一抹朱红，六扇门扉轻启，戏剧人物在木纹间跳跃，生动演绎着古老的故事。铜把手如叶脉，轻抚间仿佛唤醒了沉睡的精灵。柜内，不仅藏匿着日常的琐碎，更是祖父变魔术的舞台：竹蜻蜓在空中划出童年的弧线，小水车低吟着岁月的歌谣，而那栩栩如生的蝈蝈，则是祖父指尖跳跃的生灵。

因祖父的胃疾，餐分而食之，木柜成了保留我专属味道的秘密花园。放学归来，那熟悉的吱呀声，混杂着木香，开

活的琐碎，一边默默守望。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那木柜，曾是祖孙情深的见证，如今，它静静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亲情的遗憾。岁月如潮，冲刷了曾经的神秘，却洗不去深藏其中的爱与挂念。

